

最早入朝参战的 志愿军高炮团

● 何 竞 口述 叶介甫 整理

1949年9月12日，解放军防空军高炮暂编第五团奉华东军区命令，在江苏省无锡市塘头镇组建成立。部队成立后，我被任命为第十三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形势需要，上级请来苏军的顾问，部队即进行了紧张的学习训练，就这样，一些步兵战士、青年学生、农民、学徒工，通过一个半月的紧张学习，基本上学会了打飞机，真正变成了装备着现代化防空兵器的防空部队成员。

第一次入朝出师不利

1950年10月17日，高炮暂编第五团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北上，保卫祖国边疆。”部队奉命北上时，侵朝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占领了北朝鲜的楚山，并时有炮弹落到我国的领土上。美国侵略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还

扬言“鸭绿江并非中、朝的分界线！”其企图和野心何等明显。

部队到达安东（现丹东），我们还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停车休息时，大家好奇地来到鸭绿江边看了看，团长彭宗义、政委梁一民去向上级请示回来后，对我们说：“任务不在这里，还要往前走。”10月26日，到达辽东（现辽宁省）辑安后，才明确我们团的任务是抗美援朝。当时我任第一营参谋长。因车辆不够，上级决定，以第一营第一、三连和第二营第六连及机枪连组成第一梯队，随志愿军第三十八军入朝，归该军指挥，保卫该军的炮兵；其余人员、装备暂留辑安，保卫辑安、满浦鸭绿江桥。我们经过几天行军，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了祖国的东北边疆，而且很快就要进入异国他乡的朝鲜，去与美

国空中强盗拼杀。这事来得突然，弯子转得也太急了。我们只能利用部队突击准备的间隙，进行“三视”（即仇视、蔑视、鄙视）美帝的教育，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部队一到辑安，大家就看到了美国空军滥炸朝鲜满浦镇的熊熊战火；闻到了一阵阵扑鼻的炮火硝烟味；听到了吃奶的孩子伏在被炸死的母亲身上放声啼哭。此情此景，恰好帮助我们教育、动员了部队，部队上上下下都感受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深刻含义。同志们怒火胸中烧，纷纷写下血书，表示不打垮美帝国主义决不回乡。

部队突击准备了3天，10月29日，我团第一梯队进军朝鲜。此时有不少朝鲜人民军后撤休养，美国空中强盗的活动十分猖狂。昼间，敌人经常以战斗机或轻型轰

炸机，顺山沟、公路“搜索”飞行，只要见到车辆、人、畜，就进行攻击，直到摧毁，即使见到可疑目标，也不放过；夜间，则常用单机，对公路险要地段进行封锁，还经常沿公路投照明弹，将成千米的路段照得亮如白昼，敌机则在照明区外环绕飞行，一见目标即行攻击。敌人疯狂地扫射，不时地投弹，企图摧毁车队，破坏道路，断绝我军的交通。有时还在昼间利用单机减速飞行，攻击火车隧道。面对这一复杂的情况、严峻的形势，对我们这支年轻的志愿军高射炮部队来讲，确实困难不少。

辑安至平壤线，沿途山高、坡陡、崖深、路窄、弯急，汽车单行都相当不易，对面来车就更难以交错；汽车牵引火炮、器材，夜晚闭灯行驶，更是难上加难。三连和六连的车辆发生了翻车事故，有9名同志被压死和受伤，3门高炮受损。三连在古人洞隐蔽时，由于车、炮、人员伪装不好，加上敌特指示目标，我们遭到了敌机攻击，虽被迫进行反击，并击伤1架敌机，但仍被炸坏、烧毁汽车2辆，炮弹500多发。事后，团长彭宗义对我说：“军后勤部长指示：现在还是战役准备时期，火炮少，不能射击，应以隐蔽保存实力为主；军首长已批准三连回国装备。”

一营一连和二营六连，



志愿军高射炮兵部队开赴朝鲜前线

在明文洞一处山沟待避时，12月9日拂晓，志愿军某运输团也到该山沟待避。由于洞口的几辆车没有伪装好，下午2时左右，敌轻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低空“搜山”飞行时，某运输团在山沟口的2辆汽车上的伪装被敌机掀起的风吹掉了，因此暴露了目标。敌机发现后，立即进行攻击，并逐渐向山沟内延伸。我们的火炮、器材伪装在山沟内，人员都上山隐蔽，根本未做射击准备。六连有2门炮可以射击，但又因电话线被炸断而失去指挥，也没有射击。就这样，让敌机平安无阻地轮番轰炸、扫射了2个多小时。我们损失了中炮3门、汽车7辆、弹药一部分。至此，一、六连也失去了战斗力，只好回国重新装备，其任务由后派的五连和机枪连担任。

我团第一次入朝，由于指战员缺乏在敌机威胁下组织指挥和牵引火炮、器材在山路上行驶的经验，司机不仅没有牵引过火炮、器材，夜间闭灯行驶更不行。更为严重的是：在有敌情威胁的异国土地上行军，敌情十分

复杂，我们不仅没有派干部侦察组，连道路侦察组也没有派，而且没有很好组织对空侦察和警戒，加上技术方面出了一些问题，结果受了损失。

再次入朝初尝战果

我们撤回辑安后，结合执行保卫辑安江桥的任务，对第一次进军朝鲜的实例进行了战评、总结，并设置类似的情况进行演练，为再次进军作好准备。

当时，由于部队受损，大家的思想情绪颇乱。经过总结，我们才认识到：作为一名高射炮兵的营、团指挥员，不处处事事讲究战术，并按照战术原则办事，是难以指挥好部队的战斗行动的；部队没有良好的准备，也是难以完成任务的；不积极地消灭敌人，是保存不了自己的，消极隐蔽是错误的。这些认识的统一，虽花了极大的代价，但它为以后的战斗行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部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演练，在战术、技术上均有明显提高。后勤部门也集中技术人员，修好了不少被炸（损）的火炮、器材、汽车。1951年1月5日，上级又给我们团补充汽车60多辆，三七高炮4门，汽车司机200多人。全团奉命于1月9日再次向朝鲜进军。出发前团里召集我们去开会，对敌情、朝鲜的交通等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并对可能遇到的情况，

制定了处置方案。

这次是改乘火车进入，又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我和三连一起乘第二列车前进，而且又在狗觚洞待避。因火车头在洞内冒烟，部队在洞内做饭、烤车也冒烟，所以煤气太多。下午4时多，就有人叫头昏，三连当即组织人员向洞外疏散，组织抢救，总算没有发生问题。12日夜间，列车行至新兴洞铁桥，车头前轮出轨，幸亏司机及时发现把车刹住，保证了安全。停车后，我们即迅速组织对空、对地面的警戒，迅速组织卸车。人员乘坐的车厢已上了桥，只好组织保护，让同志们一个一个地跳下来。因为联接两个车皮的跳板两头坡度不好，所以火炮、器材、车辆在卸车时费劲大，还容易往下掉，耽误了许多时间。有的车辆因没有派人护轮，掉入两节车皮之间的空档，直至第二天才卸下来。好在严格控制了灯火，敌机未曾发现。第一、三列车，也因铁路被炸，被迫在草上站下车，改乘汽车行军。由于有了经验，在通过难行地段时，我们均先派出对空监视哨，听到飞机声即鸣枪报警；每辆车的车长均反穿棉衣（白色向外），一听到报警枪声立即下车，在车前引导汽车徐徐前进，争取尽快离开原地。因此，基本上保证了开灯行驶，保证了安全。但我一营二连由于缺乏经验，爬山时未派人随炮垫三角木，路滑、坡陡，又翻了2门炮；

四连又误入了敌人的布雷区，遭受了一些损失。

当时，正值敌人集中所有机动部队向我方反扑，加紧对我方交通线进行轰炸破坏，顺川大同江桥和成川沸流江桥均被炸断，正在抢修之中。志愿军司令部命令我团保卫上述两个目标。团里命令我一营三连配属二营保卫成川沸流江桥；一营二连配属三营，保卫顺川大同江桥。当时我们打的炮弹都是进口货，储量很少，为了节省，又明确规定，不射击非入侵保卫目标之敌。部队进入阵地后，进行了几次战斗，由于敌战斗轰炸机均环绕目标飞行，修正不好，难以命中，虽打破了敌之攻击企图，但也未获战果。

2月14日，敌即改用B—29型轰炸机自中空进行水平投弹，三连又机械地等待命令，敌人的炸弹已落地，他们才开火，致使保卫目标受损。这一阶段的战斗，基本上是拼消耗。有的同志有测远机不用，不相信科学；不射击过航之敌的规定也欠全面，战术上也有问题。志愿军司令部炮兵主任办公室的同志来团检查工作后，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为了从政治上、业务上提高部队，团里指示：在政治上开展尊干爱兵教育；军事上开展战地练兵和战评，既要讲技术，

也要评指挥，而且要做到“有评必果，评练结合”。部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演练，团结空气更浓厚了，技术水平提高了。三七高炮手学会了利用点射修正；八五高炮手学会了辅助方法射击；仪器操纵手提高了修正技术，减少了操作误差。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更大胆了，指挥艺术有了提高。



赴朝志愿军炮兵冒雨学习业务

这以后，部队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三营和一营二连在顺川接连击落了3架敌机，全团均受到了鼓舞，指战员的斗志更高了。3月12日，万里晴空，各连都在检查、擦拭火炮、器材、弹药，整理伪装，守卫成川沸流江桥的二营指挥所，接到对空监视哨报告：“敌机临近！”随即命令部队向东北方向搜索目标。各连很快报告“目标捕捉，4架F—51向要地临近”。营指挥所当即命令：“集中火力射击！”三连第一个齐放攻击，就将敌机群队形打散。敌机又改成一路纵队，向目标冲击。我中、小炮集中火力进行阻止射击，第一个火网就击中了第一架。敌机慌乱投弹，并向上拉起

逃跑。此时，在上空观察我方火力的敌 2 架 F—51 战斗机，即从西南方向冲击下来。三连四炮炮车长立即下令：“4 号冲击机，引信 33，放！”第一架敌机当即被炮火击落，驾驶员跳伞，美国空军少校卡尔·奥勃莱当了俘虏。这是我军防空部队在整个朝鲜战场上，第一次俘虏美国空军驾驶员，不仅指战员非常高兴，当地人民看到也都拍手欢笑。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参谋长解方通令表扬了我们；新华社播发了消息，《人民画报》也刊登了战俘奥勃莱的照片。

保卫顺川机场

我团向朝鲜的第二次进军，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重创了来犯之敌，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战线不断南移，已从运动战转入阵地战。

1951 年 4 月，我空军为控制朝鲜北部的制空权，决定修建几个前线机场。我团奉命归志愿军陆军六十四师指挥，保卫顺川（长山里）机场。该机场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目标，敌自两端取 45 度角破坏较易，故将全团分成两个火力集团，部署于机场两端侧方。在机场施工之初，敌机是以侦察为主。师部要求我团：“隐蔽接敌，突然射击，打响第一炮。”我们进行严密伪装，洗的衣服都拿到附近村子里去晒。4 月 28 日 8 时左右，敌 4 架 F—51

飞机，低空自山沟顺跑道冲击。敌机刚一露头，我中、小炮即集中射击，当即将其领航机击落，美军驾驶员丁沙克被我们俘虏。后来，我们用同样的战术与美国空中强盗战斗了几次，又取得击落 4 架敌机、俘获美空军驾驶员 1 名的胜利。

敌机的多次侦察破坏，均为我方所打破，遂被迫改用 B—26 轰炸机，夜间自中空向机场区域内投杀伤弹，企图阻止机场修建。师部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机场和修建人员的安全。我团决心想尽一切办法，严厉打击夜间来犯之敌。当时，我们既无探照灯保障，又无雷达情报，通讯器材也缺，监视哨不能按距离要求派出（没有无线电，有线电话的线又不够）。怎么打呢？开始用三七高炮打，对敌机还有一定的威胁，后来敌机增加了高度，再用三七高炮射击，反而给敌机指示了目标。

我们营是中炮，真是绞尽脑汁，我几乎每夜要去二连，看中炮射击，同他们一起研究对策，后来总结并推广了“阵地罗盘活动基点阻止射击法”，即由监视哨或连长在阵地上听爆音选择基点，掌握开火时机（由监视哨掌握最准）组织指挥中炮连进行阻止射击。以后的几次战斗，敌机不是被打得改变航向，就是被迫过早投弹，基本上保障了机场和修建人员的安全。

5 月上旬，机场跑道、

机窝、油库均已基本修成。敌人几次破坏未成又改变花样。5 月 13 日下午，能见度不好，14 时左右，二连连长李全贵在阵地上听到机声，抬头一看，敌 13 架 B—29 飞机已靠近，遂下令投入战斗，只打了一个齐放，敌机即开始投弹。三连也因情况突然，来不及射击。此次敌机采用自中空面的轰炸，弹的散布为 1000 米×2000 米（中间密，外围稀），机场主要跑道被炸，数枚定时炸弹命中。部署在跑道附近的七连阵地中弹 35 枚，许多同志均用肉体保护武器。副连长衡志祥当即下令：撤出阵地，政指赵竹林也及时提出先抢救武器、弹药，后抢救物资的口号。全连在时常有定时炸弹爆炸威胁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抢救武器、弹药、物资，不到 10 分钟即撤出了险区，占领了新阵地，保证了全连的安全。以后，敌仍采用此法，对机场进行周期性的破坏，问题非常严重。

从我们一营当时的情况看：前一阶段比较好，于是有些傲气、轻敌、松懈；后来保卫目标连续被炸，又无良策，干部压力很大，部队上下产生了急躁情绪，营一级问题更多。部队生活也遇到了困难，自入朝至今，大家未洗过一次澡，长期吃不上青菜，患夜盲症的多了，瞄准手连目标也看不到，操作常出现误差。鉴于这种情况，团里要求大力加强思想工作，有针对性地进行

教育，部队自下而上开展评功活动；六十四师党委书记吴昌炽同志来团主持团党委扩大会，批评了一些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解决了团、营两级的关系问题，从而增强了团结，加强了战备，同时想方设法改善部队的生活。各连利用汽油桶建造了阵地地下浴室；还设置了地下俱乐部；有条件的连队还在阵地上修了小花园；又组织人员到地里挖野菜，治疗夜盲症。结合祖国人民赴朝慰问活动，对部队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当地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生活虽然很苦，但对部队很关心，合力帮助我们解决构筑工事所需物资。“五一”节，驻地朝鲜人民还杀了一条狗，请我们去会餐，同志们很受感动，决心要以实际行动击落更多的美军飞机，来报答祖国和朝鲜人民的关怀。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部队的士气更旺了，阵地上的练兵热情高涨。中炮连解决了快速捕捉目标和快速修正的大问题。

6月7日，敌B—29重型轰炸机来袭，被我们打得改变了航路，炸弹都投在距跑道四五百米的山脚下，确保了要地的安全。敌人遭我方几次打击后，对我机场的袭扰活动突然减少。这时，师里对敌情及时作了准确的判断。指示我们：要对敌人采用战斗机、轰炸机密切配合进袭的复杂情况作好战斗准备。根据团里的部署，教育部队克服和平麻痹和速胜



志愿军发射高炮击落美军飞机的思想，树立持久作战和打硬仗的思想。尽管敌机改变了战术，先用战斗轰炸机低空袭击保卫目标，同时向阵地发射火箭进行扫射，直接掩护B—29重型轰炸机轰炸保卫目标，但由于我们有了准备，部队打得很顽强，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战果。

朝鲜北部近海多山，秋季雨水较多，山洪暴发，势猛异常。7月31日夜里下大雨，一、三、八连遭洪水袭击被淹，几个战士被急流卷走（后救回），后方仓库也受了损失。由于气象情况突变，我们的战斗环境更艰苦了。8月中旬，机场再次遭受大雨、洪水的袭击，各连阵地上的伪装均被洗劫一空，尤其是三连更为严重。我准备去阵地看看，也被洪水急流阻隔，无法通行，远看阵地一片汪洋，只有火炮的炮管竖在外面。该连预备阵地虽已修好，但因水大，道路泥泞，也无法转移。

8月下旬，洪水刚退，敌机即连续地、大规模地向机场进袭。8月24日16时左右，敌先以26架F—80战斗机在300米外盘旋吸引我

方之火力，同时用12架F—84战斗机向阵地进行俯冲压制，各连正射击之时，又见11架B—29重型轰炸机，高度5000—6000米，迅速临近。我方集中两个中炮连，及时展开了射击，几个齐放将其领航机击落。此时，早在慈山方向上空窥视我方火力的12架F—80敌机，即分别向中炮连进行压制。我一连和三连一炮及时阻击了前两架，敌投弹未中；正在对敌人前两架飞机追随射击时，后面又有两架敌机俯冲下来，三连连长急忙调炮自卫，但终因太迟，效果不好，靠近的八连又因失去指挥，没有能支援上，致使敌机全投弹，有两枚命中三连阵地，1枚子母弹离地面50米爆炸，炸出200多枚子弹，布满三连阵地，该连遭受严重损失。当即牺牲13人，受轻伤、重伤22人。连长董兆华负重伤，送到医院不久就牺牲了。头部已受伤的指导员张金凯立即上去代替指挥。只剩下一口气的炮排长冯代培腹部受伤，肠子流了出来，他还挣扎着站起来，左手托着肠子，右手指挥火炮，向敌机射击，直到最后倒下去。指挥仪测手黄梁，非常勇敢、顽强，他的左胳膊被弹片打断，臀部又中了一块五六厘米长的弹片，行动很不方便，他咬着牙、忍着痛，将弹片拔了出来，仍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才被送进医院。当日17时10分战斗结束，击落敌B—29重型轰炸机1

架，俘获美飞行人员 10 名；击伤 F—80 和 F—84 战斗轰炸机 5 架；敌轰炸机群被打得改变航向投弹未中，保卫目标完好无损，我们又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保护交通线的“游击战”

不久，我从三连回到营部，后又调到团部作训股任副股长。

1951 年冬，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快打不下去了，志愿军空军又常临高空歼击敌机，敌 B—29 重型轰炸机和其它速度较低的飞机，均不敢轻易深入我防区，对机场的破坏也相对减少。但敌人仍梦想挽回败局，对交通线的破坏则更加疯狂。志愿军六十四师师部于 1951 年 10 月底命令我团：抽出部分火力去交通线上打游击。打游击对于我来说并不新鲜，但今天要一个高射炮兵团进行游击作战，对于部队来讲还是感到有点新鲜、为难。我想，再难也是可以学的，试试看。

团里接受命令后，首长要我派侦察参谋和作战参谋去附近慈山车站一带侦察敌情，察看设伏地段。初步摸清情况后，又组织三营部分连、排干部到敌机经常活动的地段、拟部署阵地的区域进行了侦察。掌握情况后，当即命令三营于当日（11 月 3 日）16 时 30 分快速开进，占领阵地，并于 4 日拂晓前作好射击准备。但时至 4 日

清晨 6 点 30 分，三营尚未向下传达作战文件，敌 10 多架 F—80 战斗机已经临空，高度 1000 米以下，以一路纵队向我方设伏地段的铁路俯冲投弹，三营参谋长陈琳认为：真是极好的机会，弃之十分可惜，打又无足够把握。正在犹豫时，团长彭宗义在山上令其开火，结果打着了一个“尾巴”。由于敌机毫无防备，真是炮响敌机落，实在痛快。这个“初试”成功，大家十分高兴，我也尝到了甜头。若三营准备得好，及时下达射击命令，肯定战果会更大。

11 月下旬，志愿军六十四师师部命我团将守卫机场的任务交给志愿军某高炮独立营，由我团担负保卫殷山至新成川之交通线的任务。该线有几十公里长，中间还有一个重要车站。经侦察，敌机活动最疯狂的地区是：殷山至新仓，决定交由二营保卫。此刻，该营六连还在阳德，欲迅速进占殷山阵地，必须在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行军。六连受领任务后明确规定：排以上干部一律不坐驾驶室，在外面掌握情况；一、二、四炮手，一律就位行军，随时准备射击；测远机手背好三角架，随时准备工作；每门炮在炮车上固定一个木箱，装带 30—40 枚炮弹；驾驶员开车要掌握稳，达到能边行进边打炮的要求。12 月 1 日 16 时，六连从阳德出发，16 时 10 分行至温井与 12 架 F—84 敌机遭遇，

连长首先发现，当即命令射击。测远手报告距离 2000 米时，各炮即开火，战斗持续了 10 多分钟，消耗三七高炮弹 163 发，击落敌机 1 架。我方除一个汽车轮胎被敌机击中外，无一伤亡。战斗中，还因一炮的车、炮脱离，弹药供应不上，中断了射击；三炮靠大树停车，打不出去而减少了战果。这是我团第一次在行军中击落敌机，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高炮不仅可以在敌情威胁下行军，而且只要积极、敢打，是完全可以取得战果的。

经过侦察，敌机有攻击石桥里一带的企图，而且敌均先行侦察，确认无高炮设防后，才进行低空攻击。二营于 12 月 7 日晚，占领了石桥里阵地。团指挥所规定，工事按规定深度构筑，不准用积土；严密伪装，要求做到射击前敌机发现不了，停火后敌机找不到。10 日晨，敌 12 架 F—51 飞机入侵，部队就位不久就抓住了目标，敌机照常盘旋侦察半周，没有发现我们，即以一路纵队，俯冲攻击目标。测远机手报告，距离 2500 米。营即下令：开火！一个连续射击，即击落敌机 1 架、击伤 2 架，其余狼狈逃窜，我方无一伤亡。战后二营报告：战斗中敌机升至 3000 米，又向六连俯冲攻击未逞，未发现其它侦察行动，根据敌以往活动特点，放弃该线的可能性不大，实行报复的可能性则很大。经研究，命令部队立

即转移阵地，将原阵地伪装成假阵地，采取隐真示假的战法，再创战机。15日9时左右，敌F—94、F—9F、F—84、F—4U、F—51飞机共20多架，从34号方向入侵，一临空就向假阵地扫射、投杀伤弹。这时，我二营四、六连突然开火，取得了击落敌F—9F飞机1架，击伤F—51飞机2架的胜利。



志愿军高炮部队在探照灯配

敌连遭两次沉重打击后，

合作作战

几天未到该线活动。我们估计情况会有变化，首长要我们通知部队：做好打大仗的准备。12月21日8时许，我一营保卫的新成川、二营保卫的新仓，兄弟部队保卫的阳德，均发现了情况。二连还报告：测远机发现了一奇形怪状的敌机（TBM—3）。3处敌机的总数约在百架以上，似是大规模空袭开始。团指挥所命令部队：要敢于将敌机放进来打。当敌机进至最有效射距时，我一、二营即以密集火力射击，一举击落敌机4架；那架奇形怪状的TBM—3型飞机也被击落了，并俘敌空军中校中队队长色拉斯和高炮营少尉参谋斯迪尔，敌上校高炮营长未及跳伞而摔死。据俘虏供称：因近期对新成川至殷山线屡攻未能奏效，且受了严重损失，驾驶员均怕到该线作战，上级派我们来侦察你们高炮部署情况，以便拟定攻击计划，其它战斗机都是掩护和配合我们进行火力侦察的。可见敌人已惊恐万状了。对此，当时美国空军第5航空



1951年7月1日清晨，保卫朝鲜某军事要地的志愿军高炮部队向美机猛烈开火。

队发言人也坦白地说：“美国飞机在朝鲜天空通行无阻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此后，敌方又改变战术。夜间用B—29飞机自中、高空投弹，破坏铁路和桥梁；用B—26飞机沿线进行封锁。昼间除用小机群自低空攻击破坏我方无法设防的山区铁路外，则进行侦察，为夜间进攻作准备。我们要完成保卫该线的任务，就必须解决夜间射击的问题。这谈何容易！保卫几十公里长的目标，又没有探照灯和雷达保障，夜间怎么打呢？为此，由团首长亲自主持，召开“诸葛亮”会议，大胆决定：在敌机进袭航路上派出监视哨，

用监视哨指示目标，掌握开火时机，进行阻止射击，当炮弹的火光照中敌机，迅速改用基本方法射击。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准备掌握敌机进袭的航路。于是，我们派了几名参谋带领侦察人员，到马山里一带，进行了两昼夜不间断地对空侦察，摸清了情况后，立即制定了作战方案，并组织“前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部署。当晚（2月13日）部队即开始调整，进占指定位置。17时30分，命令各哨发出信号，各连均根据信号进行标定。20时左右，3哨报告：“空中第三直行。”“前指”即下达“装定3哨直行诸元，看信号开火。”后因该哨信号枪故障未打成。21时左右，2哨报告：“空中第二右行”（敌机自该哨右边1000米进入）。6个连均按“前指”命令装定了诸元，当敌机进至“顶点”线时，2哨即发射红色信号弹一枚，六个连一齐开火，空中立即出现了一道高500米、宽1000米的火网，并看到敌机在炮弹的火光中摇摇摆摆反高射，向下俯冲左转弯逃走。下半夜又根据1哨的报告打了一次，炮弹的火光也照中敌机，前指当即下令：“基本方法射击”，但敌机又在炮弹的火光中逐渐向其接近时，狡猾地采用小转弯，自左后方逃走。两次射击均迫使敌机放弃攻击企图，我们完成了作战任务。但可惜的是：初次采用这种战法，缺乏经验，没有

迅速追随射击，未获战果。

敌夜间攻击失败后，又在白天改用小机群攻击我高炮不能设防的山区路段，部队也随之组织2个机枪连，在铁路两边的山顶上占领阵地设伏。次日，敌机来袭，又被一举击落2架。

当时，在国内开展“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我们在朝鲜也进行了。上级虽然要求不要影响战备，但一搞起来就难以掌握了。我是管作战、训练的副股长，先是忙于检讨，后又被派往一营去帮助打“老虎”；参谋也“改行”了，忙于检讨和帮助侦察“老虎”材料了；部队也放松了战备，游动作战无形中变成了固定保卫。敌机经多次侦察后，于3月9日开始对我方进行了连续的、大规模的攻击破坏。9日晨，敌40多架F—84、F—94、F—80战斗机，以4架编队，同时攻击我三营和六连阵地。由于我方及时猛烈射击，敌攻击未逞；16时30分左右，敌又以20多架战斗轰炸机，集中攻击六连阵地，敌机已投弹了，部队才开始射击，致使阵地挨炸，副指导员田乐迎同志当场牺牲；二炮炮口塞满了泥，不能射击，一、三炮受损，只有四炮坚持到战斗结束。

敌机一天两次攻击，其间F—86战斗机临空盘旋侦察了半个小时，根据这一情况，敌机还有连续攻击的可能，随即我们抓紧时间调整

部署，补充弹药，准备再战。

10日6时30分左右，敌20多架F—80、F—84、F—94飞机混合编队，一临空就攻击阵地。我各连及时进行了射击，敌机攻击没有奏效。尔后即每隔五六分钟或半小时攻击一次，以少数飞机进行低空攻击，多数自高空对我方部署区域进行大角度轰炸，战斗至18时才告结束。我方消耗三七高炮弹1000多发，九连牺牲5人，负伤14人，保卫目标安全无损。

美国空中强盗在朝鲜活动是非常狡猾的。1952年4月初，又妄图对我方交通线实行“绞杀战”，攻击重点又逐渐北移。六十四师调整部署，命我团保卫价川、院里至新兴洞线。具体要求是确保院里机场、油库安全，保卫该线运输畅通，夜间列车行驶安全。这时我铁路部队正在抢修被破坏的铁路、桥梁。敌常在夜间使用B—26飞机到我方上空投照明弹和进行扫射，妄想阻止修建。我团为确保修建部队的安全和隐蔽自己的目的，即指定值班分队进行射击。敌发觉我方已设防后，即转入全面侦察，连续侦察了3天，每天都侦察几次，各连均严守规定未予射击。副团长严有德找我们去汇报、研究，一致认为：敌人已侦察3天，已知我方全线通车；敌无论是中、低空侦察均未遭我方射击，定会造成错觉，大规模空袭即将来临。并让司、政工干部机关通知部队作好

充分准备。

10日15时30分左右，敌以150多架战斗轰炸机攻击院里，我方按照预定作战方案，先用中炮进行基本方法射击，将机群击散后，再迎战后续敌机。三七高炮营则以1个连射击1、3、5……两个连射击2、4、6……敌遭射击后，伤的伤、掉的掉、逃的逃，有的不敢投弹即上升逃走。但也有顽固的、狡猾的，以中、低空相配合，向我方阵地进行攻击。炸弹在阵地周围爆炸，弹片横飞。我们的炮手、测手，均以肉体保护武器。三连指挥仪七测手王永祥为保护瞄准镜，头部被飞起的石块砸中而牺牲，预备手马上接替操作，继续战斗。该连副连长马健指挥失当，只顾自卫射击，还命令三连撤出阵地，减少对后续敌机的射击，致使保卫目标部分受损。为严肃军纪，给马健以降职、降级处分。这次战斗敌投入各型战斗轰炸机282架，投弹千枚以上，但由于我对敌情摸得准，设伏地域选得对，还一举击落敌机3架。

1952年5月6日，第六十四师师部命我团将武器器材、任务交给高炮五二二团，准备回国。6月2日，我团班师回国。至此，我团在朝鲜作战1年8个月，战斗1480次，共击落美国空军各型飞机53架，击伤214架，活捉美国空军飞行员14名，胜利地完成了军委交给的作战任务。■